

中 国 鸣 虫 孟 昭 连 著



中 国

鸣 虫 记

孟昭连 著



孟昭连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鸣虫/孟昭连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10

ISBN 978-7-5306-4546-8

I. 中... II. 孟... III. 观赏型-昆虫-中国
IV. ①G899②S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2101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42.00 元



孟昭连1950年生于江苏沛县。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取得文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有《中国小说艺史》、《金瓶梅诗词解析》等专著出版。性颇喜虫，且弄葫芦，举凡《蟋蟀文化大典》、《中国葫芦器与鸣虫》、《中国虫文化》等，皆出其手。好事者誉之为“虫文化专家”，颇令其哭笑不得。柳虽成荫，非其本意也。然喜虫之心，并未少减，故又有本书之问世焉。

责任编辑：魏青
张爱乡
整体设计：刁子勇
责任校对：张亚丽

B 百花美术设计部
电脑工作室制作



目录

鸣虫小史 / 002

- 《诗经》中的鸣虫 / 003
- 金笼蟋蟀与仙虫社 / 005
- 京师人嬉虫 / 008
- 鳌山蛩声 / 013
- 少年子弟好畜秋虫 / 019
- 清代的鸣虫生意 / 022

鸣虫的生物学特征与习性 / 028

- 生活史 / 028
- 交配与产卵 / 031
- 孵化与蜕皮 / 036
- 洞穴 / 039
- 食性 / 040
- 趋性 / 041
- 昼夜规律 / 043
- 体色适应 / 044

鸣虫的鸣声 / 046

- 鸣虫为什么鸣叫 / 046
- 鸣虫的鸣叫原理 / 049
- 鸣虫的鸣声分析 / 054
- 鸣声的调理 / 058

蟋蟀类鸣虫 / 068

- 蟋蟀释名 / 068
- 蟋蟀的身体构造 / 071

蟋蟀类鸣虫的品种 / 075

螽斯类鸣虫 / 092

螽斯释名 / 092

螽斯类鸣虫的品种 / 095

蝉类鸣虫 / 110

蝉释名 / 110

蝉的身体构造 / 113

蝉的一生 / 115

蝉的种类 / 117

食用与药用价值 / 119

鸣虫选养与捕捉 / 124

挑选 / 124

畜养 / 130

捕捉 / 141

装虫 / 155

鸣虫的人工繁育 / 158

古代育虫法 / 158

现代育虫法 / 161

幼虫的饲养 / 169

鸣虫虫具 / 176

虫具概述 / 176

笼 / 177

盒 / 182
管与筒 / 187
罐 / 189
虫具的制作 / 190

葫芦虫具 / 196

蟋蟀葫芦 / 197
蝈蝈葫芦 / 204
制作工艺 / 210
范制技术 / 220
配置 / 230
鉴别与收藏 / 247

诗词中的鸣虫 / 256

咏蝉 / 256
咏蟋蟀 / 267
咏螽斯 / 279

绘画中的鸣虫 / 284

古籍中的草虫图 / 284
唐宋绘画中的鸣虫 / 290
元明清绘画中的鸣虫 / 299
齐白石笔下的鸣虫 / 305

后记 / 311

主要参考征引书目 / 313

中國鳴蟲

孟昭連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鸣虫小史

鸣虫者，善鸣之虫也。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诗人沈约有诗写道：“远林响咆兽，近树聒鸣虫。”他这里说的“鸣虫”是指蝉。唐代诗人郑谷也有“晚带鸣虫急，寒藏宿鹭愁”的诗句，则以鸣虫指秋后的蟋蟀之类。宋代诗人张耒《卷帘》诗中有“卷帘新月上，林影散微茫。庭草鸣虫近，风灯秋幌凉”，其中的“鸣虫”也是泛指蟋蟀、螽斯等能够鸣叫的昆虫。自然界中能够鸣叫的昆虫虽然很多，但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蟋蟀、蝈蝈、金钟、纺织娘及各种铃虫了。

人类在刚刚步入自己童年的时代，就开始对自然界各种现象进行观察。置身于远古大自然的环境之中，他们不能不注意到昆虫鸣叫的现象。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天籁之音，我们的先人并没有想到人工饲养听其鸣声；事实上，也没有那个必要。

但渐渐地，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听到自然界中昆虫的鸣叫，他们开始捕捉那些善鸣的昆虫，装在笼子里，挂在自家的柴门上，一边听着那美妙的乐音，一边鉴赏着那只美丽的小精灵。就这样，一项引人入胜的精神娱乐活动——鸣虫畜养玩赏，进入了古人的生活，并且逐渐发

展,形成了十分悠久的历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有趣的组成部分。

《诗经》中的鸣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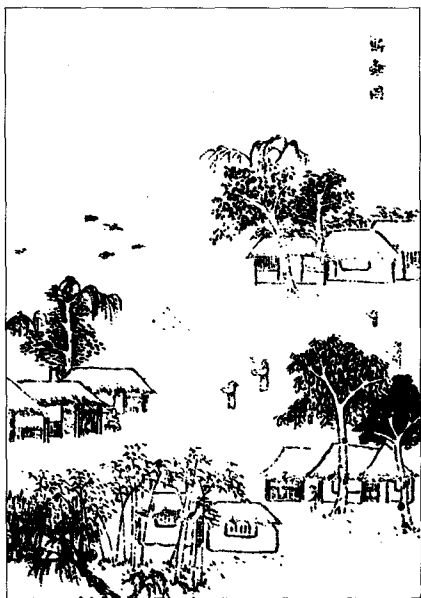
孔子有一句名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这里说的《诗》是指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他这句话是强调《诗经》的多方面的价值,最后居然说到可以通过《诗经》学习草木、鸟兽及昆虫的自然知识。的确,《诗经》有很多有关昆虫包括鸣虫的记载。

比如,《诗经》中有一篇描写农事的作品《七月》,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述:“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风·七月》)

斯螽、莎鸡、蟋蟀都是善鸣之虫;“动股”、“振羽”都是鸣叫的意思。诗人还形象地描绘了鸣虫的叫声:“嘒嘒草虫,趯趯阜螽。”(《召南·草虫》)“嘒嘒”就是草虫的鸣叫之声。还有蝉的叫声:“四月秀葚,五月鸣蜩。”(《豳风·七月》)在认识到蟋蟀等一类昆虫善鸣的同时,人们还注意到它们的鸣叫都是很有规律的,总是与一定的节令相联系。“鸣蜩”、“斯螽动股”都是在五月,“莎鸡振羽”是在六月,而蟋蟀的“在野”、“在宇”、



五月鸣蜩图



斯螽图

成”（《盐铁论》），都把鸣虫的鸣叫与节气联系起来。

最初，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虫子的叫声，与自己的内心情感有什么联系，所以只是客观地记载，没有什么审美的因素。但后来，人们渐渐感觉到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斗转星移，乃至禽虫的鸣叫，很容易引起自己感情的波动，或欢快，或忧思，或孤寂，或伤感，于是开始有意识将虫鸣与自己的情绪联系起来，并写入自己的诗文里。宋玉《九辩》：“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用深秋里蟋蟀的叫声，

“入室”、“入我床下”也都与节令密切相关。当阳气东来，天气变暖的时候，它们便滋生发育，渐渐鸣叫开来；而当秋尽冬来，严寒将至之际，它们便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占人对节气时令十分关心，因为它与农业生产有极密切的关系。渐渐地，人们开始把鸣虫的叫声作为判断季节的重要标志。据考证，殷代甲骨文中的“夏”字，就是一只蝉的样子；“秋”字则画成蟋蟀的样子。“立秋，蜻蛉鸣；白露下，蜻蛉上堂”（《易通·卦验》）、“蜻蛉鸣，衣裘

六月莎雉振羽
 傳莎雉羽成而振訊之集傳斯螽
 莎雉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其狀
 名○爾雅莎雉振羽作聲其狀
 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半以六
 月振羽作聲連夜札不止其聲
 如紡絲之聲故一名紡絲今俗人
 謂之路絲蟋其鳴時又正當路
 絲之候莎雉今俗謂之管卷頭小
 而身大有情聲如練車斯螽也莎
 雉也蟋蟀也迺然三物集傳說之
 諸書辨其非矣斯螽是蟋蟀也
 是路絲蟋蟀是保城如是分別各
 得其物高做詩蟋蟀僅寒輸路
 可謂二殊之知音矣



《毛诗品物图考》中的莎雉图

衬托自己的孤独心情。后来的文人写出那么多咏虫诗文,都是借昆虫的鸣叫抒发自己的感情,亦即古代文学中所谓托物言志的手法。

金笼蟋蟀与仙虫社

既然人们从昆虫的鸣叫里找到了某种情感寄托,发现了美的东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专门畜养昆虫以听鸣声的现象。根据现有的资料,人工畜养鸣虫以作娱玩的做法起自唐代宫中。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金笼蟋蟀”条: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宫女们为什么要养蟋蟀听其鸣叫呢?难道她们没有更好的娱乐方式吗?也许这是她们优裕生活之余的一种消遣,更可能是无可奈何

的精神寄托。在封建帝王的后宫里,无数良家少女被禁锢其中,虽然物质上颇富有,衣绫罗,食珍馐,但精神上却是很空虚贫乏的,人人都有满腹的怨恨。封建帝王虽只一人,却有“粉黛三千”事之,大多数宫女一辈子守活寡,连皇上的面也没有见过,心中的悲苦是不必说的。唐玄宗虽是个风流皇帝,



唐壁画观鸟捕蝉图



然妃妾太多，亦恐难以兼顾。
史又载：

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嫔妃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开元天宝遗事》）



唐代宫女捕蝶图

这看起来很可笑，其实简直是一种很残酷的游戏！

我们真是难以想象，成群的宫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争插艳花”，静等蜜蜂前来才能与皇上一见，究竟会是何等场面！唐代还时兴一种蝶形饰物，不知是否与这种奇怪的做法有关。事实上，古代宫廷中的大多数宫女无缘幸帝，在心情苦闷，百无聊赖之时，她们只好想出种种游戏来解闷。同书还载：“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一首《白头吟》，写尽了这些宫女们孤闷哀怨之情，十分动人。秋时畜养蟋蟀，显然也是宫女们解闷消遣的游戏之一。用金笼畜养一只小小的蟋蟀，放在枕畔，听着悲切感人的虫鸣，聊以自慰，以度过漫漫长夜，这就是唐代宫女畜养蟋蟀的真正动机。后来民间也仿效此法，鸣虫玩养便逐渐流行开来。

除了养蟋蟀，唐代的长安城里还有人养鸣蝉娱乐。据宋陶谷《清异录》：

唐时京城游手，夏月采蝉货之，唱曰：“只卖青林乐！”妇人小儿争买，以笼悬窗户间，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谓之仙虫社。

以笼养蝉,现在已没有这种做法。不过在唐代的长安不但有,而且很流行;否则,便不会有人专门捉来到大街上出售。他们还为蝉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青林乐”,买主则多是妇女和儿童。古代家庭娱乐很少,主妇们闲得无聊,买只蝉来挂到窗前,听着它那顿挫悠扬的长鸣,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吧。有意思的是,还有人以蝉鸣的长短进行比赛,决定输赢;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仙虫社”,如果仅从资料上来看,这应该是我中国最早的鸣虫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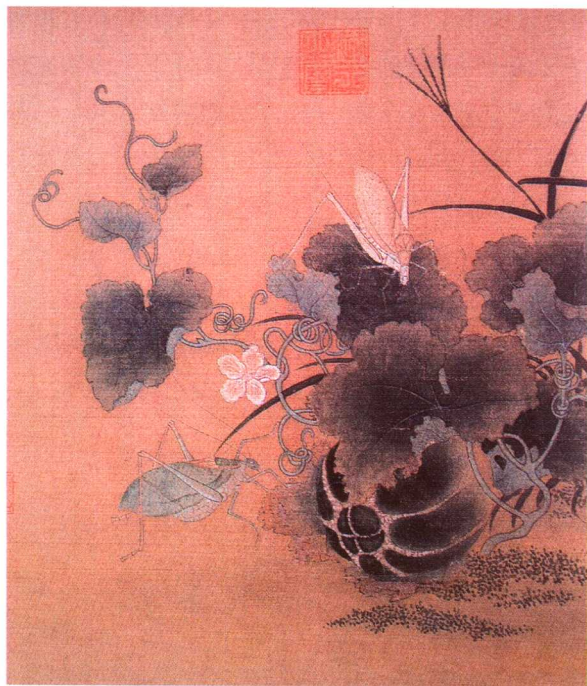
宋代虽然斗蟋蟀很有名,南宋贾似道因斗蟋蟀入迷而误国事,被后人戏称为“蟋蟀宰相”;他的那本《促织经》,更是被后人视作我国最早的一部蟋蟀专著。但奇怪的是,有关畜养鸣虫的记载却很少,只有罗愿的《尔雅翼》上有载:

莎鸡振羽作声,其状头小而羽大。有青褐两种,率以六月振羽作声,连夜札札不止。其声如纺丝之声,故一名梭鸡,一名络纬。今俗人谓之络丝娘,盖其鸣时又正当络丝之候,故《豳诗》云“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寒则渐近人。今小儿夜亦养之听其声,能食瓜蒌之属。

罗愿说的莎鸡即纺织娘,他描绘的“头



《尔雅音图》中的蛩图



(宋)韩佑螽斯绵蚋图

小羽大”，且分“青褐两种”，正是纺织娘的特征。纺织娘直到现在还是南方人喜养的鸣虫之一。《诗经》中说的莎鸡更可能是蟋蟀，因为能够根据季节的不同而由野外转移到庭院的只能是蟋蟀，而螽斯类的纺织娘则没有这样的生活习性。罗愿对纺织娘显然有过细致的观察，所以他对其体色、叫声及食性几个方面的问题皆说得很内行。

京师人嬉虫

唐宋两朝玩赏鸣虫，除了无聊的宫女，就是妇女儿童，似乎正人君子不屑为之，也没有形成一股较强的社会风气，这与能用来赌博的斗蟋蟀似乎有所不同。但到了明代，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明代不但斗蟋蟀的风气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鸣虫的畜养玩赏，亦渐成发展之势。与斗蟋蟀比起来，畜养鸣虫既能以声娱人，又无破财之忧，有益而无害，故极得一般民众乃至文人雅士之喜爱，所以到了明清两朝，鸣虫畜养活动十分活跃，京城尤甚。上自宫中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畜养鸣虫为乐。从明代始，可供



明宣德狮球罐



古谱中的明宣德罐图

娱人的鸣虫品种大大增加,除以前的蟋蟀和纺织娘,还有蝈蝈、金钟、油葫芦、椰子头、老米嘴,而且还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品玩技巧也有明显的提高。袁宏道《促织志》在谈到斗蟋蟀的同时,最先提到了蝈蝈的畜养:

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织娘。食丝瓜花及瓜穰,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间,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少时读书杜庄,晞发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鹤唳不能及也。

这位明代著名的诗人对蝈蝈显然是见到不久,但对它的鸣声却很快就喜欢上了,而且引起了他对少年时代读书生活的美好回忆。北京人现在仍然最喜养蝈蝈,可见是有传统的,起码在四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习俗。在此之前的各种记载都没有提到过蝈蝈,主要原因是前人将纺织娘与蝈蝈混为一谈,没有区分开。袁氏还提到北京人喜养金钟儿:

又一种亦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京师人谓之金钟儿。见暗则鸣,遇明则止。两种皆不能斗,故未若促织之盛。



促織志

公友袁宏道

論畜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跣身疾趨如僂僂見鼠瓦盆泥罐通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為樂

論似

促織志

有一種似蚱蟻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灰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挂之簾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為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

又

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揚如金玉中出溫扣亮微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鬪故未若促織之盛

(明)袁宏道《促織志》



(明)曹有光蠡斯图

金钟儿的体形与蟋蟀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袁氏才说“微类”。作者对金钟儿生活习性及鸣声的描绘，以及个人的感受，都很准确。直到现在，金钟儿作为鸣虫畜养，也远不如蝈蝈、油葫芦之类普遍。

刘侗《帝京景物略》记之更详：